

淮南天文訓補注

序

漢淮南王安招集八公大小山之徒作畫

篇統

慎高誘兩家今許注已佚

許注錯雜其中天文訓者
行之說多祖述於此高注
之學非宿學世業不能通
一塘特取而爲之補注以淮

南所用爲額頸歷信而有徵以八風配奇門亦足訂術
家休生相次之謬惟本書所言土生於午壯於戌死於
寅今卽不用其說豈天事微渺其名以命之數以紀之

者皆出於人之所爲可隨時而轉易乎又太陰在四仲歲星行三宿太陰在四鈞歲星行二宿四鈞之義高注詳之三宿二宿高氏無注蓋本書後文太陰在丑歲星舍尾箕太陰在寅歲星舍斗牛卽二宿也太陰在子歲星舍氐房心太陰在午歲星舍胃昴畢卽三宿也錢氏引左傳婺女元枵之維首以元枵次有三宿則大梁鶉火大火亦必三宿其餘八次僅得二宿可知輾轉相證似忘本書之已自注於後然淮南亦第就漢時十二宮次舍言之揆之於今多有不合蓋恒星東移約七十年而差一度則亦未可膠柱而鼓瑟矣是書向無刻本適

余門人淡君春臺作宰嘉定因囑令表章之淡君因與毛君嶽生陸君珣以莊本校字句之同異而付之梓錢氏爲竹汀先生猶子好學深思喜著書卽此卷單行可以見其一斑識者無徒以陰陽五行家目之也

道光八年春安化陶澍

序

高誘注淮南其序謂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是知道家之書繇來已久夫天道遠人道邇言人則莫精于儒書談天則不得廢道藏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蓋天文之學掌諸馮相原非異術也漢志七略有太壹雜子陰陽候歲雲氣星諸篇此其傳之古有專門名家迨其後唐都洛下閥皆爲方士之伎而儒者鮮肄業反之矣易曰仰以觀于天文今一翹首莫不見七政二十八宿非必睿聖始得辨之也乃極探幽索隱之士其于晨夕縣象者弗能識其一二

是可強也官失而學在四夷叔重之注淮南其存于道
藏者固宜嘗讀宋廬陵羅氏路史多援丹壺諸書爲證
要亦汲古者旁搜之一道也溉亭之補注天文訓于高
許二家之後此物此志夫夫律法算數之始也而日景
律法之原也言天文者不能不讐算言算學者不能不
求日景尺寸從黃鐘生卽從日景定淮南之訓天文而
終之以律度者義蓋取諸此溉亭心知其意旣精其業
而注之且爲之圖說以章之其旨正其文博以視八公
大小山大有逕庭矣讀是書者其毋以溉亭之學爲淮
南學哉溉亭邃于經學以是舉賢書成進士亟請于銓

曹就教授南歸著書之歲月方多尙其以道藏證儒書
而勿使儒術淪于道流敢以是勗焉乾隆庚子六月二

十日嘉禾友人謝墉

序

溉亭進士以所著淮南天文訓補注上下二卷見示予
讀而歎其駁洽其曰臣許慎記上者從道藏也予曩于
道藏見是文而類之旣而證以晁陳二家之書晁曰慎
標其首皆曰閒詰陳云敘言誘少從同縣盧君受其句
讀盧君者植也與之同縣則誘乃涿人又言建安十年
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十七年遷監河東則誘漢末
人也是皆與許叔重不合又嘗稽昭明文選李善注所
引高誘淮南注校之卽今所傳道藏注本又卽以此卷
九野一條屬呂覽正文而高注雖有詳略究無殊旨然

則許慎記上之文恐當闕疑矣慨亭且存此說他日有
以訂定幸必寄示也乾隆庚子五月二十七日北平友
人翁方綱

序

漑亭主人嘿而湛思有子雲之好一物不知有吉茂之
恥讀淮南天文訓謂其多三代遺術今人鮮究其旨乃
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則圖以顯之洵足爲
九師之功臣而補許高之未備者也嘗攷天之言文始
于宣尼贊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道有變動故曰爻爻
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則天文卽天道也經傳言
天道者皆主七政五行吉凶休咎而言子貢億則屢中
而猶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天道之微非箕子周
公孔子不足以與此此子產譏裨竈焉知天道而梓慎

之見屈于叔孫昭子也然古者祝宗卜史亞于太宰馮
相保章官以世氏習其業者皆傳授有本非矯誣疑衆
五紀六物七衡九行子卯之忌具存昏旦之中可紀天
道不詔文亦在茲是以名卿學士就而咨訪以察時變
覩水流而知失閏望鳥帑而識棄次八會之占驗于吳
楚玉門之策習于種蠡雖小道有可觀而夫子焉不學
詎如後之學者未窺六甲便衍先天不辨五行迺汨洪
範握算昧正負之目出門迷鈎繩之方也哉秦火以降
曲籍散亡淮南一篇略存古法漑亭爲引而伸之觸類
而長之讀之可上窺渾蓋宣夜之原旁究堪輿叢辰之

應但恐君山而外無好之者不免覆醬瓿之嘲爾竹汀
居士大昕

自序

淮南鴻烈解有許慎高誘兩家注隋書經籍志並列于篇至劉昫作唐書經籍志唯載高注則許注已佚于五季之亂矣而新唐書及宋史藝文志仍並列兩家謂唐時許注猶存歐陽氏得其故籍以爲志可也宋時安得復有許注而修史志者猶采入之歟觀陳氏書錄解題有曰旣題許慎記上而序文則用高誘然則許注旣佚宋人以其零落僅存者羼入高注遂題許慎之名而其未羼入者仍名高注可知也要其冠以高誘之序則高注爲多矣今世所傳高氏訓解已非全書而明正統十

年道藏刊本首有高誘之序內則題太尉祭酒臣許慎記上一如陳氏所云是卽宋時羼入之本以校高注增多十三四其間當有許注也夫以淮南王之博辯善文辭爲武帝所尊重復得四方賓客如九師八公者廣采羣籍作爲是書固已極魁瑋奇麗之觀而東漢兩大儒各以博識多聞之學事爲之證言爲之詁亦旣疏解略盡矣道藏本雖不全而雜有二家之注在焉猶愈于訓解之止出一家而又爲庸妄子之所芟削者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解一字而中有誘不破也之文其注亦遂簡略蓋此篇决出于誘之所注而誘于術

數未諳遂不能詳言其義耳然吾謂三代古術往往見于周禮左氏春秋傳史記律曆天官書中其可以相質證者賴有此篇儒者而弗明乎是卽經史之奧旨何由洞悉而無疑也哉竊不自揆推以算數稽諸載籍于高氏所未及者皆詳言之亦時正其舛謬如天一元始正月建寅日月入營室五度天一以始建卽是顓頊曆上元則天一當爲太一而高氏無注二十四時之變反覆比十二律故一氣比一音而注以十二月律釋之淮南元年太一在丙子冬至甲午立春丙子曆術所無蓋時己酉冬至脫其日名甲子自爲立春之日重言丙子本

與下文二陰一陽成氣二二陽一陰成氣三相連卽釋
太一丙子之義而截立春丙子爲句闋以注語似立春
僅去冬至四十二日此皆舛錯尤大者予之補注不爲
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書成于己亥之夏戊申
秋復改正數條遂繕爲定本焉乾隆五十三年九月九
日嘉定錢塘序

淮南天文訓補注卷主

後學錄

流

漢太尉祭酒

許

慎記

上安

讀書志

陳振孫書錄解題謂今本皆若譖灌而詳序文卽是高誘是許注已久佚今莊刻道藏本正作高誘卽先生所列原注是也攷御覽文選注初學記所引許注皆與此注殊異先生生補注旣間引許注與高注互見至高注無者或引許注以補其闕而于鍾律上下相生誘其手故云耳又先生自敘亦謂許注增于五季又云獨天文訓一篇道藏本未嘗增多訓略解蓋此篇決出于高誘不敏也之文其注亦遂簡訓五出

注于術數多正高氏注之所注云云且先生補注不爲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是先生亦以此注屬高氏明矣卷首仍題曰許是道藏刊本未及改正高氏明矣卷首仍題曰許是道藏記上者殆從明正高氏作疏正不妨直糾其失耳是